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一

秀水　沈國元述

甲子　天啟四年

正月

王師進擣大方奏捷

總督王三善督同總理魯欽總鎮馬爌監軍道尹伸岳見聰向日升等各領兵渡渭河賊衆潰散奢社輝安位

焚大方老巢賊衆入火灼焚賊

首安邦彥奢寅逃匿織金

獲逆首奢崇明

川師殺入龍場陣擒逆酋崇明妻安氏

賊黨蔡金貴李廷王承恩張向極等

以黃立極徐光啟充

實錄副總裁

浙江長興縣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

吳江縣為葉朗生餘黨逃匿潰惡長興交界地方縣官
月緝捕之彼恍視其官久矣相傳石知縣族人十二房
盡為丁錫而恨其不逐恨怨入骨撫影黨欲干心于石
今京於正月初一日賀正同時照等刑縣放火戕殺一
家一時地方群起逐之當獲吳野黨王召廻等除黨逃
散而所藏庫無恙而獄中惟強盜皆以出柙去時滿城
男女男婦多有登城浮水而逃甚至有
斬傷跌足面頒者其地方之一奇變也

削蘇州同知楊姜職

姜素廉直貪饕李實恣其狼項誣以違俟擬造
嚴旨逮之撫臣周起元力諫得奪職歸里

御史楊建烈議請　國儲疏曰竊惟京通各倉百萬軍儲
所係聞萬曆初年積粟可支十年之用乃因循至今廩庾

倉漕積弊盡於此疏

告竭日甚一日庚癸頻呼亦日甚一日臣職掌攸賴體訪弊端稔知今日司庾諸臣賢者不時留意節省在在有之然追論往弊不意有經年出納甘為碩鼠之搏志切貪饕莫厭飲河之腹因訛襲舛視為故事法紀凌夷聲情玩愒有謂收漕米一廒索運官常例一百二十兩有受運官賄賂而從容過囤將多補寡者有以漕糧掛欠為市而賄金旣入輙那餘米補其欠額者有將耗米作楂頭聽旂甲興歇脚運出販賣而官因之射利者有放糧之日巧借各役討賞名色因而用小脚牌照出乘機盜米數數千石者有躬操市販賣紅籌與鋪行每倉五十石者每日數十會外

人知爲官販而恬不知怪者無異掩耳盜鈴甚至數籌下籤之役而亦有常規者有垂涎古董玩器遇廟之日令歇家挾貲相隨耽視貨物兌換而歸而以倉米取償者有征逐于毋閒月借米與歇腳抗車各役及派糧完日領到輕賫腳價而任意扣除取具收數倍得元寶之美者有規避陳米浥爛糶販價輕陰遣歇家至管糧廳營派新倉紊亂廒口常規者有巧借當月名色而剝取歇家常百不補一者有糶米不敷又糶豆亦用紅籌爲記者有倉口空廒不預爲修葺而毀傷各薪木至今修繕之日工部賠累稱苦者有剝削窮軍每月支糧一石僅足八斗實以爲自潤之

地又縱令沆夫挖去二三升袋中仍有剩米敢怒不敢言者其陋規大畧具是矣夫上天不能雨粟漕艘不能神輸則所與約已裕國留有餘於太倉者藉有清貞廉潔貪泉不飲之人耳以臣所聞如前任主事劉萬春懸魚比潔茹蘖同操列厥萬斛粟紅公署一庭琴鶴至今惟聞本官自臨庾之日不取署中一物無媿冰壺秋月之品主事李孔度矢心砥礪銳意奉公釐弊城社夙清積谷數盈巨萬闢之司庾諸臣之絕無僅有尤稱精明幹理之才管新場之日有報餘米五萬石有節省八千餘石有作正支消不等至主事熊師旦清介獨苦淡泊姱節之守尤足表表一時

劉萬春清潔

李孔度奉公

熊師旦淡泊

從來作事之人斷不能厭左右之欲決不能順上下手之情往往守正不阿執法反不如苟且者享容容之福收處錢之功其素以獎廉懲貪收實心幹濟之効又如管太倉主事蕭持籌每見疇張潤囊殊覺醜態難經察處尚未盡辜項後借敘功之

典准以原官起用夫爵賞原酬有功而起畀吏貪人遽獲厚賞而又加之顯名如此行徑不止一端何怪乎奔競成風而

法紀之弛是在銓臣為破格懲勸計勿使節次漏綱之后司庾之臣不另一番振刷也

臣復查

祖制凡各倉監督皆額設主事遇缺註選三載考成奏准

然後升轉比之祿米各處倉務事體瑣屑頭緒煩多非需以三年不能剔釐清查而勝其任

祖宗亟重此官所以為　京庾計軍儲計　國脈計非諸臣擇利乘便計也頃成法變而為一年人人視

福地羨時日之遷流于是又謀運別差而振此中希捷得既垂涎如囊橐復倚寄如傳舍而倉政大壞諸臣之自為計則得矣如百萬漕粟掉臂而不顧何且不特此也官數易則奸胥巧猾之叢弊易生而倉米已乾沒數倍矣迎新送舊之騷日益而倉米又耗磨數倍矣新官舊官之常套必不可捐而倉米又剝蝕數倍矣漕輓之粟三十鍾而致

一乃令泥沙而用之豈能堪者甚則甲斗役夫充上任之毀絹雜褥心紅紙扎一切咸責備焉令二年僕僕而供之其能堪命乎合無仍遵照

祖制監督定以三年為限除祿米倉司官一年一換外餘悉久任如故庶賢者得安心供職練習倉務清查弊端而令一歲可省數十萬石其于皐祿節省非淺已也乞

皇上

勅部速復降行并允臣款諸弊懸之木榜永為懲戒勿徒徇情面輕　國體坐令官府日壞一日而莫之底止也

大學士葉向高揭請召還文震孟諸臣　不允

雖觸于一時之憤非而發然千古與亡之故治亂之机無不羅之只幅中矣與其名疏也

二患

三病

御史李應升備救時事疏曰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果銳之氣以呼吸而通天下則推立而勢尊夫是氣者何也賞罰之用是也天下何嘗一日無賞罰而狐鼠有據斧鉞不靈跋盜之極乃遂至于痿痺而不救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此盖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吭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朋黨四出參黃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與三患相終始何以明其然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情面重者封疆輕私人重者

是內病

是外病

症內病

君父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似風波。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人主財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動。王孫妄作狐鳴。將軍夢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思亂心恢。漁羣無計。本末俱喪。手足不仁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急。今急黔卽指楚以予黔。急奴卽敝天下以備奴。如添派慘于剜肉。征調急於沸羹。睥睨艸澤。輒借鷹鸇以代驅。剽掠都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貂媚虜。任其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賞亂。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一室而鬬者數挺。是不以除病而反以增病。幾何不喪庸

喻賞罰最切

醫之手故曰病在醫嗟天下原非沉痼之疾也而庸醫爲之岌岌乎有不可爲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日肆針砭不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

皇上試問罷擋遣而嫚書入者何人焉上僨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拘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賂盜庫表裡爲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此不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餉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申常憲傷彼毫毛所幸天牖

聖心劉劇斥死然天下之爲劉劇者不少而賞罰之倒置

者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毋乃以護紅丸之故獲風癩輕封
疆之故輒爵蔭績奏金城之趙率教幾蒙捕虜之誅而蔚
有乎何以賞款議敘力爭
國本之何士晉且各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以安坐加銜
內臣之膝蒙滿志矣而轉移愈難坐視直臣之銅。老戍之
拂衣屢見矣而慰留無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啟
愚癥骨久沉突爲昭雪試思
沖主在上垂簾尚不忍言况權臣在　朝禪受是何題目
執紼之怨撫方恨玷我名山媚皂之考官安得并翻公案
狂瀾一倒謀不拔靡于是漸妖四出伏莽漸興或勢若負

不可解

崛巧通脉絡或謀成捲土密布機關雖死灰不燃恐百尺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人宦搖戈蔡戀方濃望門搖尾何惟乎諱謙益之欺騙　朝廷楊紹震之混淆蘭艾趙令穌劉繼禮之積穢見糾公然反乞升差也哉長安道上視彈墨爲飄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竊幸豈非止華之風遠故避驄之氣衰耶。

皇上志氣清明聽覽周徹即言官或有觸忤

聖德每見優容獨是齒及路馬每承詰責而邪臣引去批荅數行風采不揚玉甘立仗不鳴之誚觀望日甚誰無轉喉觸諱之憂從瑣事之條陳亦補闕之何益從此以往

容容多福安得淮南寢謀如汲黯豺狼斂跡如張綱者乎蘇軾有言奸臣之始以台諫持之而有餘如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養貓捕鼠畜犬防奸皆善喻也故臣思以爲盜賊之患實於小人之投所以決賞罰之壅而疏其滯彼皇皇於夷狄因小人求濟是欲飲鴆却病也二者爲我操其重輕操縱得宜則勢皆在我奴之不越虜穴也彼亦慮爲塞也畏奴之虛聲勢受虜之實列款虜增賞曲意彌縫虜佹驕后憂方大倒李倧身負篡逆之罪虛托效順之名萬一結倭結奴明受其侮輕遣卑官貪鄙辱 國彼坐邀其封爵我雖責以勤王聲實無憑義利交喪不能自立

守詔是對
挫之測

何以平奴今關門之事恃有樞輔効命用奇用正壯我社稷之靈因人因地結以忠義之膽倘爲珠桂可念風鶴易驚分兵二萬駐永平爲后勁省運餉款虜之費以廣投醪挾纊之恩撫道嚴芻粟之尅侵大將同士卒之甘苦軍心一固關門自安何至一聞警輙發家眷去關以爲民望哉盜之肆行也兵爲盜藪也況政以賄成官實游盜緝獲無數之贓實出曹郎之署而縱兵肆掠爲邪乎嘖有煩言謂宜責令移營城外戮力自明務擒郭縣渠魁以見練兵實用更巡行通州高密房山涿州良鄉一帶近畿地方專務逐捕流賊招撫逃兵大開自首之門重懸捕盜之賞倣虞

朔三科募士之意收其豪以爲用至三空四盡民心已離獨有節省之法可樓抵加派乃十庫織造監局倉場一切付之不問閣部會議碩畫如臣堂官鄭三俊科臣解學龍二疏亦復久束高閣新舊交征挺而走險畏惡之交漸有呼嘯計惟專賜物書而泰昌以前舊逋盡行停免貪官猾吏巧獵無名民心猶可收拾何至枵腹而去弄兵潢池哉若夫小人者其勢旣根株不斷其途必錯出多門即如事例之設原非專利乃今枉尋直尺兩部乖言可惜名器愈賤縣吏愈多紋者百孔鑽入劾勞備士獵取而規緞釘日糜大官之俸而甚者升爵濫觴任子如職先臣李夢陽所

如此者名公

謂黜其父而陟其子黜其祖而陟其孫如薰蕕不分顛倒莫適 臣爲通查四年來得罪 封疆公論共棄如張鶴鳴黃克纘之類停其 恩䘏以示勸懲而未也明王賞諫誇謗乃昌補缺拾遺宮府一體人止問其賢不肖何問大臣小臣事止問其是非何問服前過去自當原非虛說也氂豈爲空懸因一言遂錮終身言路寧不卷舌今抗疏綱常者路阻黃扉教人忠孝者身歸綠野說法擊邪者白衣高臥瀝丹楓陛者青史空傳劉胡詆死而抄參者削籍不返張鶴鳴罷斥而糾彈者不召無期忠臣之藥葬幸已推恩而特表孤忠奚獨遐棄詹事之協理幾於充棟而並推鳴

責望元輔
見是

夙昔反為不辭鬱極而通實在元輔試觀添註之得請可
知誠足動
天且觀留憲之轉關益見
聖人無我倘　賜环之典一行正人之氣日王將負嵎者
斂爪而捲土者灰心是則防小人之要而方今對症之藥
乎抑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之源源之既清流於何事
皇上
聖德冲年正精華果銳之氣光明有餘之日不思
席知之不日開第患
神明之不日鑒願于深宮燕閒之暇澄心靜慮以思惟

裁撫貳有激乎其言之也在于添設中差按突為急要

四方之艱難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批覽章奏必辨其邪正之歸出入起居必謹于逸遊之戒獨正于羣陰之上常立于無過之途志氣如神賞罰不亂則大臣效引燭焚詔之誼羣臣矢靖共爾位之義小人之患覬覦自消夷狄盜賊之憂干羽可格所為 范純達
天下為一身何慮扁之足踰哉

御史張鐄上言 國家設立鄉貳非徒欲其養尊處優虛糜俸祿而已將望其捐軀圖報時平則贊襄
皇猷時危則折衝樽俎者也 朝廷分遣按臣非徒欲其持斧衣繡擁道路而已將望其宣上達下使

人主無壅滯之德意，而萬姓無抑鬱之隱情也。故無裨于用，則有官不如無官。況當躁競成風，推諉冒濫之弊成習之時，何愛而不裁去添設乎。俾有任人。乃能集事，況在幅㡧遼濶，轉輸艱難之地，何靳而不增一人乎。以爲長便之計，添設之當裁，則無如兵部二侍郎矣。自督臣王象乾以憂間，總督一官，非天下所視爲安危，而不容頃刻緩者哉。乃推敲兩月，累累樞貳，竟無一人出而担當。今雖奉旨停推，總督必不可裁，暫停久，終必推，則夫慎擇于先，而待用于後，當事者不可不圖之預矣。樞貳誠反而自揣，如其能當此任也，則樞貳一身。

宗社賴以保障蒼生賴以奠安即添設二員臣猶存乎見
少如其才不能任武力不敢任則司馬豈優游之官拯溺
豈觀望之會家園豈養傣之地彼李瑾之飄然遠引未必
非藉猶之高蹈而解經邦之間　命脫卸擔其晚矣顧樞
武熟思之也按差之當增則無如楚省矣臣作令于楚見
楚中州邑之中山川之修阻錢糧之劇繁案牘之紛紜
藩封之恭備苗夷之環伺視各省尤為難理直指使者
每每足跡不及到耳目不及周且滇黔與蜀壤地相接頃
因黔蜀告釁議專差督餉御史然事急則設事平則裁若
以為苗夷之性反測無常土司之勢負固難伏今雖次第

蕩平，未必後日之不竊發。是宜添差御史一員，巡歷荊襄岳長寶等八府，共駐扎之處，或在長沙，在常德，從長計議。無事則攬轡澄清，有事則扼要控制，則隣省有事，亦可以同心共濟，莫使於此者。況南直隸以十四府而設五巡方，豈楚省十五府而可僅一巡方乎？而或者謂官多則費多，此又惜小費而忘大計，願當事者熟思之也。

獲妖首王好賢

人何邪心 [illegible]

山東邪教之興也，實好賢之父王森所倡。森家灤州，以技一妖狐，狐令斷尾，藏之，將人令人聞異香，皆願歸附，揺為聞香教主，遠近嚮應，徒爾益衆，漬俗片舟，方野以北頭發是客勇敢之士，誤又流毒，而景州十以上山東。徐鴻儒、好賢寄約以天啓三年八月之望，三方同起。鴻儒等以他事相激，先發，致辭連好賢，爲薊州差官所齎

者亦之以滅門絕祀之慘禁特不得耳

得以拒捕逃去挈妻子家丁二十餘人南走為揚州緝役所獲禍本永絕天幸也夫先是徐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氏父子經營天下二十餘年按籍而數吾法門弟子已逾二百萬更遲數日吾攢行天下孰敢攖吾鋒者景州一敗鄙而好賢黨從天下豪傑遂寂無一應者矣由此觀之使妖華發之不速其患可勝言哉

痛言時弊抉摘心肝金石不爲此真閒名之談也

二月

禮臣請舉行

祀典

允之

御史喻思恂上言治道猶多闕畧大約謂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宜法守不盡相信。

提督操江熊明遇請軫念根本疏曰天啓三年十二月廿二日申時四刻忽覺地震失常令行通查府屬各縣有無損傷等因當據上元江寧句容等縣各稱地從西北方震起向東南去墻垣動搖屋脊梁柱俱各有聲城垣墻梁倒

地震

災異

塌又據常州鎮江揚州等府申稱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瓦搖落房窓斜傾且多倒塌一連兩次移時方定等因各呈到院該臣備查時日俱同竊念

陛下居貫中府號心神明廣開大道尊賢顯士獨臨四海修廢舉墜因應天出禎燿地呈寶徵醴泉芳溢枯槁榮茂。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老綏帶稚子咽哺晏然有享黃虞之盛也何乃葉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上下相望豈可不怵惕而戒謂一步近者如閩中異狐中原采妖有蟲豸之微昔臣不必越俎陳論第以臣耳目所經為

陛下臚言之則天之見異以示戒牧者胡然泄泄也癸亥

星變

六月望後火星入南斗逆行二十五夜以後守斗口七尺二十五夜順行復入斗魁逾五十日不退舍漢志曰斗江湖揚州分野也八月初四日昏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亡其時月在昴初度昏初見月如彎弧金星落彈丸少頃金星爲月所食金星亡九月十九日昏酉時金星正凌心火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械劍十二月初四日日加辰太白晝見於坤宮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黃龍至今正月初凌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寸天官書曰軒轅大星天子後宮之衆而吳楚之疆候熒惑占爲衛則軒轅星正直南京朱鳥又古人所爲吳分也此精祲見於天者如此

洪史

而黃河為四瀆之長今乃蔟潰大決流漂逼淩秋水灌涯徐淮閘彈為河諸臣負薪沉璧勞逾瓠子費倍宣房斯固陰盛違經之應而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民不能漕此逆氣見於地者又如此夫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月地變見於奇物震動地道以柔靜為陰之常義震則不寧豈非災異之至大者哉臣雖不能知董仲舒劉向兼治公羊穀梁之學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但念根本重地豈宜兆搖動之象臣官署密邇鍾山朝夕遙瞻高帝弓劍萬靈呵護當地震時官署屋瓦皆然則山陵松柏可知臣從 宗伯後恭詣 几筵僅僅同祈禳

小數

陛下試思今日　南都之關係何如民心何如風俗何如

吏治兵政何如則

高帝之靈有恫乎其不安有六焉畯夫經女方疾耕力織

以佐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題派太浮內監之料價踰額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水衡不能操其量入爲出之筭一不安也吏道龐雜瀰奪百姓奸邪叢生赭衣塞路而良民常以掠辜飢寒死獄中彈劾保薦卒憑氣力爲行止而田吏野吏之公議壅淤不得

上聞二不安也箱篋空虛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有之獨吳中數郡編戶豪民貧田宅子女投充貴勢漁食閭里曲避征徭繁劇由役專累單寡剗產鬻奴搖手觸禁民怨私沸有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綠承平之久戲局塲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侵牟之各衛佃軍挑梗其形係儒其腹府吏胥徒狡敝巧法剋貧軍之糧爲常例牢不可破開 天首善曾無武豢精兵一當緩急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好怪談兵說劍家藏禁書路昔妖語不奉 虎符擅行弄兵詛盟歃血伏莽候梗其雄者又能蒙子公之力走貴人之門操持長短媮亂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間少

抱雞狗之才者無不横金張蓋燀赫鄉井五不安也中
帝鄉芒碭荒林淮南喉咽梁豫犬牙五湖浩渺吴越鱗
竈丁鹽徒非民非商所以盜賊如雲連帶江海焚燔官寺
篡取獄囚刼殺長吏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
御不平搶攘立見六不安也此六者如討奸猾捕盜賊餙
江海懲昏墨臣敢不惟力是視而臣所不能行者樞臣必
能行之樞臣之所不能行者撫按諸臣必能行之當此天
人交儆之際誰敢問不急之常論角無用之虚文惟是臣
等草茅踈賤區區自効不過精衛塡海而
君相則所以造命也昔殷高宗時雉升於鼎豈不為異高

宗能省其故恭默思道遂享百年之福而振中興之盛齊
人有告其君者曰地將動妖予曰此不足慮是見勾星伸
而維星散耳能脩其政齊亦無他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官府中外之間所當崇陽抑陰
者端在何事反身脩行思其咎譽一舉念而神明之應若
景響行將
上帝如嚮海內承福東夷貢楛矢南部獻咸鳳
陛下方遠邁殷宗以綏　萬壽而爕理大臣宜陋齊相於
不足譚矣豈不亦善承
天心之仁愛也哉

江西巡按田珍破、察吏積弊疏曰、臣常謂賞罰不明天下無吏治。而賢否莫辨、天下無官評、顧其病源、大抵成於當事無試之舉、而根於寮人僥利之心、蓄樹黨徇私、任德避怨、無非自爲、則無非爲利也、其不違道德功名之士、然亦無幾何人矣、下之掇巍科者恃資格、出世家者恃門第、有黨援者恃墻壁、善結納者恃錢神、眈眈於富貴之途、恣所欲爲、而司察諸官役多牽制情緣、以堅其所恃、用致貪風日熾、民怨日深、識者不無土裂瓦解之憂、是蠹民病　國誰實尸之、不亦可怪之甚耶、職有慨於中、謹述江藩官評一事、以及振飭之方

皇上試垂聽焉、照得司道郡守暨刑官、皆與有察吏之責者也、職自筮仕以來每憤當事之官評、與士民之公論多不符合、故入境之初、得以六等別吏治因囑之曰毋鮮中行、不妨瑕瑜並列、非以求多也、亦欲於困病而藥之中、寓愛吏及民之意、不謂聽者全不照管、漫以套應、迨駁回而列等以報矣、有以印官註二等者、甚則印官槩居一等者、而揚薦通薦、指不三四屈、嗟嗟、上官之阿奉有司、乃爾世道可知矣、且纚纚贊揚之詞、直當揚之通衢、儘是見德而即封釘報甚屬無謂、職謬謂負

君之託為不忠、養人之惡為不義、失民之望為不仁、套習

之候大乃爾世道又可知矣然振飭何術惟有責成一法無奈功令森如鮮不文具視之因思有開報然後有舉劾計莫如於舉劾之外仍揭註開報之官使有失當併行酌處庶可挽情緣之世界而躋於清明乎職請得暢言之說者曰藩臬雖有司頗遠不得不借手於道府職不以爲然自古爲民者吏之捏也試觀衙門之日爲出入者無非民則無不可問矣無不可問則耳目既已旁通而賢否當有定評矣雖司務煩難而大政所係難以他諉苟此處失真豈得註以上考次而道府之所爲責成者重矣各道職司一路而一路之利病即其身之利病也孰是代爲興除亦

曰勸懲當而已方面非循情之官亦非做情之具且作官至此雅多好修而賢否不明便屬溺職府官表率一郡凡郡屬之清濁即其身之清濁也乃優劣豈不灼知而病在偏護其蠹民者便不可以爲民上矣至於刑官專司官評職謂地方之理亂其關繫全在於此而墮落套習者亦復不少竊意涸花素之別則傷明目瓜李之嫌則傷操受非道之說則傷品三者宜何居焉於此不嚴加追論則官方必不清地方必不治乃若職之自律律人者獨此公道耳一切官評論治行不論資格從民欲不從請託互証於司道府官亦即此而繩司道府官其所舉也即揭訐該管

須盡除私之積

以身爲教杜謗行經

各官某某共報以爲賢或某報　　以爲否者

其有所劾也即揭註該管各官某某共報以爲不賢汚不法

以爲賢者如是則司察與所察之人其優劣公私俱見適

於通　网之指視矣倘有不肖濫竽大憝瀆綱即儆其職

並以原開報等官權其重輕分別處治以爲諸臣不職之

戒頗爲此不憚煩者原爲賢否不明則勸懲當於以破其所

恃而蕩其貪風耳若司察之官先以賄賂其何以訓所當

亟以自簡從事不苟狥者倘異日職帶一毫一縷至家亦

即稱臣職以爲責人而忌自責者之戒大抵官之不肖畢

竟爲被章于舊例當論劾之時纔一惕息職妄意無日不

法當有乾坤更覺　以惜才之意行其直道始不悖於大過　熱腸冷面　善矣善哉　治心大道從能推崇非淺學

行物色每季即出論疏即復　命大計少用幾人似亦無妨然職直道之行不徇於時而伶才之意不后於人情終者必不姑待遷善者加與維新即有前議併爲刷洗此職之所爲惓惓以自新望有司者其意良厚若聽養成其惡以爲疏糾以博風力而民之罹其害者不既多乎懇乞
皇上勑下部院立爲科條持以信必庶或勦於不容私之地以奪其各自爲之心而職亦得仰藉　威靈用荅
使命所裨於吏治民生匪渺小矣
升臣程註請措老成以重表率疏曰切惟古稱冢宰爲六
卿之長其來尚矣至我　朝而南北並設吏部尚書豈爲

意哉益 陪都爲
祖宗豐鎬之區清議所從出之地分而各標藻鑑之小[illegible]
合而共成統均之治也自尚書趙南星秉銓以來有[illegible]
良心疏而倖門頓塞仕路漸清大小諸臣相慶彈冠皆曰
皇上簡用老臣得人如此若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者固
素講良知之良與南星爲一代人望皆
先朝之遺直也方其釋褐之初抗疏顯斥柄相受杖遠戍
瘴鄉迄今筋骨拘攣痛蹶 陛級人盡憐之此亦
聖明之所洞燭者而當年之骯髒可知矣中間召補掖垣
條陳杵 旨再起功曹啟事違時歸而受徒講學絕意仕

進、蓋投簪岩穴者幾十年。曳履　朝端者僅一載、卒因人言、飄然去　國、一時公論惜之。今南冢臣懸缺未補、　廷臣秉彝之好、衆口一辭、咸謂非元標不足登此席者、遂於前月二十三日共爲推轂、而銓臣因之具疏、此職等會推之始末也、乃靜俟旬日而元標之疏獨　留中未下、職等始相顧駭愕而莫知其故矣、或疑其以講學不合時情、職等則以講學非自元標始也。宋程頤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在經筵、每以禮法自持、議者謂不近人情、於是呂陶胡宋愈孔文仲輩、連章力詆以去、宋　朱熹入朝、相知者謂曰上方厭正心誠意之說、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

竟以人對。百世而下。究竟以顧熹為何如人哉。我
皇上聖學緝熙。日講經筵。寒暑不輟。未嘗厭正心誠意
之學。而既學朱熹之學者。不用於時。職為
聖明之世惜之。元輔葉向高。先為元標奏請甚明。近為揭
請甚切。豈汲汲元標一官哉。誠恐元標不用。百世而后推
原不用元標之故。將元之名益重。而
聖政為之不光。老成愛
君。自不容已。
皇上推重元輔之心。以重元標。不待職詞之畢矣。且元標
非汲汲一官也者。觀其正色立 朝。急流勇退。與馮從吾

先后並去　閫門進禮退義儼然聖賢家法視邇來被言大寮甘心頑鈍氣節何啻天淵天下第一等官爵自宜首及於不愛官爵之人今從吾已援置冏臺又何惜南銓一席地獨令元標未蒙求舊之　恩而抹向來會推舊例且從此厥名臺省者作其敢諫之風而忠藎日開展采班聯者觀其難進之節而廉頑立起未必非激厲人才磨礪世風之一大機括矣又豈獨為元標一身之用舍進退而已哉

命優議輔臣孫如游恤典

御史吳尚默請定吏胥秕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

汰吏所餘
大損於小
民有大益
披案苦心
深

議以清查其頂首，而按數稅之，照民間田房稅契，每兩納銀三分為率，又限其年月，而更替之，當該以三年役滿，一切書辦等役，亦以當該為率，滿則出缺，聽本衙門官考擇其勤謹者代之，代者納稅如前，則有競奉功令，又無害者，或不易其人，必易其契，亦納稅如前，或少補根餉額內額外虧欠之數。

黔撫王三善被陷。

撫臣入大方，首把陳守忠詐降，欲其罪，予以參謀，令招安位母子，此其以勸為撫，若數原自不差，及提兵回省中途彼爛兇諸前所戕，咎在撫臣寡謀，暫臣無備耳。

兵部以黔禍未弭，陳戰守善後九事。

其議曰，黔省孤懸絕域，閫殺年所，卒以忠義激發，誓死固守，則人心未嘗不可鼓也，撫臣立解省會重圍，直破大方老巢，皆躬擐甲冑，以寡擊衆，則黔兵未必不可用也，維是大方之后，回省運籌，斟酌勒伐，令總兵坐鎮其地，指蹤皆得于如意，乃奮不顧身，勇往直前，不意為賊之詭計所誘也，其志誠壯，其遇誠足悲矣，然勝負兵家

之常多難興邦之基我兵亦有屢捷賊計豈能萬全今之所最急者在督臣收潰散之兵將使士氣之復振固遠近之防守使人心之不搖督兵理餉撫衆守城貴陽既得完全隄伐何難再舉此所當急者一也

援士氣固人心

撫臣出征數月督臣業已代理之賊勢緊急督臣有調度兵餉之責難以一力獨肩應速簡推才大畧習知西南利害者或進或調立刻簡用虎豹在山威靈自震北所當急者二也

偏沅爲黔楚脣齒之邦輔車相依黔急則偏沅亦急況楚之諸土司多窺內有狐兔之悲觀望成敗以爲順逆故先年征播之時設撫臣以鎮之事平旋裁非已會議已得俞旨矣嗣因貴陽屢捷又復中止今事急勢迫而偏沅督撫仍應復設擇諳近之有才望者推之令其督楚餉兵爲黔後勁及羈絡土司保障三楚均之有責焉得其人焉而黔楚皆有福無禍矣當急者三也

設偏撫

台臣傳宗龍屢言滇黔方畧鑿鑿中窾其人忠義果敢前諳蒲鍼兩省之夷情地理皆洞悉于胷中綽有成筭宜以監軍視師之任與督撫三臣商確機宜大展壯猷必能平定西南丕建膚功候飲至之日破格優異以酬其勞台臣桑梓接壤義氣不凡此所當急者四也

請傳宗龍為監視

推司道

議戰守勦撫之宜

因治脅從

興師動衆，千變萬化，皆撫順其理，自非寬博不能達，非深沉不能用。全黔遠在天末，未值干戈之亂，同道。諸臣皆規避不樂就之，一時之在位者，多由府州中就近推擇，良楛不一，是以深入窮邊，卒無超異。今各道器使之未可知，宜速選附近道府及部署之有才知兵者，速爲推補，勤限任事，功成之日，破格大用，以顯揚之。此當急者五也。

黔夷種數甚多，藉以羅𥚃之兵，勇猛難敵，今我兵被裁，銳已挫，賊兵新勝，焰熾，非固守無以衛城池，非力戰無以當討亂。而黔南一路，兵將有限，賊衆四面，聲息難通，應照原議，滇蜀西粵各發兵，各勦，使賊腹背受敵，始可除。況李駐撫臣陷在賊中，諒亦不恤加害，非大集兵協不可。勦非聲罪致討不能撫，先動以威，後撫以結局，此當急者六也。

安邦彥之悖逆無道，陳其愚之詐降取事，皆神人所共憤，而王法所必誅者。廣布腹心，重懸賞格，以旋其歸。除此二酋，不赦外，聞安位母子屢稟乞降，不妨相機牽籠之。黨羽四十八枝中，亦當分別順逆，而收爲用，亮之于孟獲也，服之而已。自古未有絶其種類，而兵連不已者，即郡縣而留兵設將，亦貽異日之憂。當急者七也。

寬奢以孤安之勢

安奢二酋連姻相倚非一日矣昨奢寅顧兵于安酋營中則奢酋今之舉動視安酋爲進止可知已今安酋倡獗恣奢酋亦將狂逞萬一遵義危急則川南一帶又復震動合行四川撫臣宗表率以遏其中嚴備遵義以防其亂首惡如奢世焯奢寅者明示放生之路陰施羅網之計一應機關若開若不開使酋設備之心少懈而後剿禦之術得展遵義安而全蜀俱安奢酋得而安酋自孤此所當急者入也

防楚鎮鄰

貴陽急矣自鎮遠以及偏沅皆有土司錯壤由辰常以至荊襄皆爲黔楚要衝不惟諸土司非我族類洶洶易搖即各邑患切震隣亦惶惶靡寧萬一不逞之徒開隙生心勾夷爲亂關係安危豈淺也者合行湖廣二撫臣嚴飭兵戎嚴行保甲安輯以預折其萌潛爲先事之防毋貽後時之悔此所當急者乜也

風霾

上命內外臣工各條圖修省

免川廣閩浙香貢

僨帥豢與退吏淩削言之可笑可涕

刑科解學龍飭玩懲貪疏曰封疆有苟且之政不可不知中外有貪鄙之臣不可不問微臣義難緘默敬直陳以告之

皇上竊維　神京之安不安全係乎榆關之固不固而榆關之固不固全視乎奴酋之來不來去冬據回鄉之口傳與撫道之揭報岌岌乎朝不保夕而今微倖又復二月矣噫亦危矣職謂奴酋去冬之來非真來而今日之不來非真不來也請得而悉言之奴驍騎有數盡來不能不盡來又不能進有主客之慮退又有巢穴之虞非萬全之策故奴不來也既得河東固形勢任耕種不得不用避人又

攜東不來是廷情非虜語

不能不防遼人虜雖不能加奴然奴不能不防虜皇焉內謀之不暇故奴不來也其國東接朝鮮西接岔河南臨滄海北界虜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奄有千里之沃土妄想亦已少歇故奴不來也昔年一取清撫再墮開鐵逼近遼瀋勢不兩立其志甚決其勢甚銳其必欲得遼瀋不待智者而知也今三岔距榆關不啻遠矣明知我不能往故奴不來也此職所謂去冬之來非真來也奴知 中國防我畏我竭海內之力從之供應驛騷民不聊生可一舉而乘其罷則奴何以不來也自廣寧潰散 中國何曾探得彼中一毫消息而田有倉赤波哈等分布偵探出入一

石等處有如無人之境。今有倉雖就擒。然先有倉而毀之者不知凡幾此中情形。彼知之審矣。如未嘗忘　中國耶奴何以不來也李佟二賊雖傾心於奴但非彼族類終不能釋奴之疑。若不日日有事於　中國不足見歸附之誠。而徼奴酋之重。夫有此二賊朝夕攛掇則奴何以不來也朗素不過虜中一部落耳。公然率零星之卒殲我將數百人而我吞聲不敢問夫虜不與我合。則必與奴通。小路不防之處。皆奴眺眺之地也。鄧艾之綿竹白馬關之雞王峪皆可慮也則奴何以不來也此職所謂今日之不來非真不來也此宜何如綢繆。何如拮据。何如從實處做功。何如

從根上着脚何如同心戮力以奬　王室何如知人善任以備措麾乃現在鉄衣曾有的數否閫撫臣欲點閲而各帥不應且亦無如之何也收買馬騾硝黄盔甲曾經驗否聞各道與各鎮將交歡結昇修飾情面試問馬騾若干硝黄若干盔甲若干當必茫然無以對也兵馬操演未嘗不脩其故事然不過千把揔領百餘遊手之衆任演武塲放砲吶喊辰而集未而罷巳耳彼大將不借病以偷閑則稱觴爲樂事近且遣人於南都置買名姝此乾坤何等時而爲此也司農告匱求手莫支曾有一日不言餉缺否乃三帥各領銀一萬二千爲治第之資令人且駭且愕曾不思

所石刑山即此霄啼露處之征人而窮工極巧無非敲骨吸髓之物力且所貴大將者爲其申明軍令有犯必斬乃出関之總兵其伴作家丁在中前所奸宿遼民之妻本婦喊叫反綑打其夫以致坐視奸淫而不敢言廣寧道具揭而該鎮稱病不出此于軍政之律何如也忽而荷戈忽而捽臂誰司揔領而令若此也乃大帥之營逃亡倍於他將有遊手而出入於虜地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爲響馬行劫者白知逃亡日衆而拿一做工班軍梟首驚衆何不仁甚也營房每間領價六兩乃賠自侵殖每間費不過五六錢拉兵爲工築土爲牆而已如一遇風雨而軍士

露宿如故也馬料草豆貪弁犒爲奇貨十扣其半以致朝
尉尾而入恭伏櫪而斃且倒斃又不即日呈報開除錢糧
而遷延爲月支之計　國家有多少金錢而堪此浪擲也
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此而諸將領且大
補高巾晝夜聚飲沉湎於金谷流連于清樓弓矢罷械十
無一有惟望奴酋一到爲遼陽廣寧之教場耳天下事尚
忍言哉至於撫賞一節尤願與當事者共商之蓋虜明明
挾奴以要我奴明明借虜以困我直待彼中養得氣勢十
分完足做得事體十分停當且俟我東奔西走無暇照管
又伺我東缺西殘潑不理會然後一面討賞一面聲擊使

我財匱不能支兵困不能守於是或合或分或奇或正欺我之疲乘我之怠不識我之債將單兵羸車下騶何以應之竊謂從來款虜之法不過藉此以紓吾邊鄙之警而未嘗恃此以撤吾戰守之防若以款而離奴虜之交則可謂彼受款而為我出死力以捍奴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也

夫一意於守而後可言勦舍守言勦不得也一意於勦而後可言款舍勦言款不得也我常示以不欲款而後虜不得挾款以求多於我我常操其不必款而後奴不得借虜以坐困乎我且以撫金為餉金而指升斗以寬加派則民不困更以撫資為犒資而散千金以酧壯士則將自勇層

曆有天險人人有戰心彼望而必不敢來來而必不能進我無如彼何彼亦寧如我何哉從古三代禦夷深得此法迨宋之終沒於夷也以歲幣和戎殺武穆而戒言兵也鼂錯謂匈奴之貪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擇其遲也不若擇其小善哉蘇子審敵篇可爲今日左券不可不深長思也大抵治天下者須有治法又須有治人有治法亦可以立人有治人亦可以立法有治法則人之婾者作頑者廉吏貪無不醒之酒暮夜無故人之金故可以立人也有治人則法之墮者飭玩者振汾陽歛袵於平章淮南寢謀於長孺故

可以立法也邇來高者優游以養望卑者緘䀹以當幾身
在局外則爭梟奮一當事任則蒐鳩藏脊封疆者多全軀
自營之臣而膺圭組者乏一絲不染之守聯竊懼之至于
部曹奉差而出既爲臺省耳目所不知又當撫按糾彈所
不及而撫按既假以體貌而不盡言州縣又攝其威靈而
不敢言以致狼貪厲噬不顧墜地之譏而苟狗蠅營喪心
無知之傀如某某者真士紳所羞稱名教所不齒也所以
使
朝廷之德意不宣閭閻之生理不遂天下脊脊大亂皆坐
此輩伏乞

是罰失事
計明功績
收足賞罰
得力處

皇上赫然震怒、天語叮嚀
勑邊疆之臣。鞠躬盡瘁。毋以閒着作急着。
勑中外各臣。精白一心。毋以民財作巳財。則文官不愛錢
武官不愛死。而天下平矣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於正月初十日、接得平遼總兵毛
文龍具詳呈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監軍副使袁崇煥
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真正壯夷、當陣
生擒虜賊四名、除二名巳故不解外、見解二名、俱係真正、
達虜臣隨賞其報功員役陳汝明等銀兩有差、令中軍官
集將士于衙門外、三砲三爵、用綵亭送各員役於寓所、足

時在寧遠適春賞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犒令各官解其前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寧遠不獨風示邊人抑亦見天下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結屬國揔離人且屯且戰以屢挫梟酋且其志欲從臣之請牽其尾搗其巢世人巽愞觀望惴惴於自守不能者獨以爲可搗也眞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頓令縮項歛足者愧死無地臣讀其疏輒爲東向再酹隨寄金紵以見慰勞之意又臣近有諜于東諜回具述文龍有諜爲賊所發而廣寧人鉄信其諜主世近亦逃來言其事則文龍之

膝智無用不在賊巢之外顧擾之而不能深則彼之堅自若數四擾之而不能入則我之計且窮是惟大兵相機而入方可殄殲而文龍所請之餉尚未一有夫遼人之相蒙也上以實求之下常以虛應之況乎之以虛者責之以實效上不能以虛爲實而下又何能以實應虛即知文龍報功則疑其不實而亦喜乞餉則信其非虛而甚難此等舉動皆足以解天下之體而無以鼓動其從任事之心益鶻突做事無有了期且有不可言者臣謂登萊防南岸不防北岸東江作虛應不作實應似寄而賤以肯而貸如膝理有衆按之不入終不關痛癢究竟其爲漏費且不貲

伏乞

皇上勑該部查照有功員役照例陞賞其所請錢粮酌令給發責令登萊撫臣綜核其事無曰功不必核其虛例不必問其實令孤懸異域之臣捐身爲國大聲疾呼而不一應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四川總督朱燮元議處藺地

疏曰臣履戎行問古藺落紅大壩新聚人平盧江一帶皆奢賊地也雖隸黔土實在蜀今二酋造逆奉

旨征討臣與按臣并道將文武不惜曝露命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逆逬奔境外尚未獻俘而藺州疆土業已廓清矣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土爲利反以養兵爲累故談及改流輒多蹙額但二酋造逆沿天連年血戰僅而得之即欲仍置土司將與之鍾決乎況永寧一塊地而自建武東至遵義三面而環

之賊欲動則無處不可闌出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遥
最難照應如人腹心肘腋之間去一虎可復進一狼乎
當
聖祖時天造草昧西南夷無不畏法故就中設建衛所
以通血脈徒用牙錯之義殊少彈壓之威浸尋至于二
逆肆惡横行已無　大凡在蜀以爲土司亟寬其文網
在黔以爲鄰境而置之不較陰謀旣久一朝驟發殺官
戮民不啻刈草此亘古未有之變尚可因循苟且不爲
長久計哉
論者欲以赤水河爲晰自河以東龍陽一帶悉以與黔
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寧悉以還蜀就永寧城中立
邊府與邊義建武互相犄角則呼吸相應聲勢聯絡用
以彈壓諸夷保護内地計無善于此者昔黔省以爲
祖制不肯更張則照黎平鎮遠之例蜀自郡縣黔仍衛
所雖曰駢枝亦無不可臣不敢後開疆之名以滋多事
但審地勢察人情似不得不出于此惟聽
廟堂之公議
皇上之酌裁耳至于二酋舉已無巢無家入險遠遁或
且募接稱或遲以歲月遍未可知但黔蜀唇齒利害相
依嬰據咨省與臣移會應援臣已發參將林兆鼎提兵

一萬殺斷巢予假儸等閃竝入大方該撫臣即留谷營
臣又行令總鎮李維新搜剿平壩再發重兵應援外獨
是黔連年用兵公私俱潰庫藏括而又括錢糧借而又
借小民之仳離未復膏血盡罄不聊自焚宗為臣憂心
如割不能朝夕續上既清早宜速議一面設法撙節兵
漸撤以省民力臣謹會同巡按會詞上請伏乞
皇上 賜裁定仍 勅院會集九卿科道從長酌議伏
請轉行臣 次第料理 奏報庶兩南夷界之地莫安
于萬萬年矣

上第二女生

上感風疾命醫視藥閣臣奏問

萬安賜銀幣

三月

樞臣請亟推薊遼總督

時薊督臣王象乾告歸議代而難其人樞輔孫承宗謂不如且停之然而寧遠去關門二百里遥矣至三協又數百里遥矣樞輔以一身任千里之封疆寧無太勞乎且督臣離薊雲而候代順義者行之日畢民擁道遮留三十六家夷人伏地痛哭不起非威望德澤素洽華夷之人心詎能及此本兵之請留薊督而催新總督意蓋深矣

孫居相爲兵部左侍郎濮中玉爲尚寶司少卿瞻鳴鸞爲尚寶司丞

冢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

時科臣熊奮渭臺臣李喬崙皆言文選考功司郎中宜不拘資序推舉而久之正與趙太宰之言合故上疏曰

吏部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勳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選而令之代庖，即代庖亦若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職等雖有盡忠之志，而不能自行。昔時司官，每有直須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輪歷四司，恒再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預於應補者來，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以恒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為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缺偶乏之人，則從他部調之，陸光祖、鄭汝璧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薦人自代，展轉用相引議者，遂謂其有負昔之銀，是以職等每遇員缺，淡單咨訪所以為詳臣絕從讓之端也，而待者人日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遽至，是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尚不足以滿多缺，而循例于循資之說，其勞必至起補于數千里之外，以常選而經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會察者來，而猶且完事，如仵臣之所言者，是以職等不得而就近推補。命下即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酌補，不妨一[illegible]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矣。先年呂坤、黃克念皆寧陵人，而同時哥淡穊傳俱肯背

江陵人。郎同時共職。南星之所親見也。行此之道。旬月之內。而四司俱滿矣。文選郎中必嘗六選。而後內轉。考功郎一年。即內轉不必嘗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其考察完而後轉。見爲經事者熟于職業。而淡于營進也。然司官殊難作。與選尤難。人人皆欲美官。皆欲速化。既自來之。又爲其親戚故舊求之。或凡親故而所以者來之與選者一人耳。不能盡滿多人之意。但以一語譏呵之。而杜門求去矣。竊見今後尚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升除相托者。一一與職方斟酌之。如張拔滄溟昭洒冤抑。正臣等之所樂者。如畏勢徇私。即聽參處。或與以任怨招尤。即爲查明留用。必不聽其引避。

秋闈在邇。禮臣請酌滇黔試事。

上曰。前與大典。雲南京考。主考仍早與題差。貴州不得停科。暫照壬午前例。聽御史便宜行

時禮科魏大中以南服弗靖。請以雲貴暫做壬午以前故事。

勅從中書按便宜牌召家近辟省或司道府有職兼暇
而文章素著者或即于提調監試四人中省二人者或
是按御史無監軍之責即監軍而將領奏凱無煩帷等
者即以御史須其事致禮部遂有此請已而
命工部主事邦耀行人張鳴陛往仍
勅該省撫按沿途嚴兵護送务致疎虞
大學士孫承宗殫邊務疏曰臣于視部時曾見捕獲奸細
紛然見告而左袒經略者捕皆巡撫之人左袒巡撫者捕
皆經略之人此豈奸細分曹而應抑豈遊徼擇人而捕罔
不招辭獄要口口為真甚至暗啞之敵見立殺受賞賣刀
之殘卒以路相獲即如近日刑部咨稱原任稱將要殺王
喇嘛奸細董成俊從羅城密放王喇嘛逃走見今王喇嘛
日在關城原係尚書張經世從宣鎮招來而督臣用之欸

蹔無見長時有賞慰何曾要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寃伺豈盡無因而番快之棰楚何求不得此微聞東省有陷虜者之親戚極欲招爲繋屬可借爲間更可因間用間誠知城中陷溺者窘辱已極又見脫身來者流離更甚至其携有家口摟頓歲時方且中懷猶豫乃更迫以慘殺死豈擇音挺或走險誠念陷身于外者未必盡是其心而脫身于中者豈其願爲惡党無奈衣冠大列尚以苟全豈斟酌庸流盡責慷慨况東省之瘡痍未定或併生心遼西之栖泊甫安時爲警惕而大姓豪族流落中原日繞三匝之樹人皆未定之魂垂橐而往靡室靡家既苦奇窮携貲而相

親相傍動遭奇禍寧惟中土狡豪居奇踪跡抑且同來流

冗相告要挾蓋作客他鄉舉目有山河之異遂歸西刼投

足皆豺虎之叢臣抵闕即嚴海禁于津登嚴越冒于山海

并行瀕海郡邑不許私買硝黃下海向來自備資本借官

批上納者槩行嚴禁蓋法嚴于防而未敢冀苛于搜索且

自楊文通蓋州而陷溺之民心日動自劉與祚通歸濵而

殘暴之賊殺日煩我方開一面之網借賊之殺機以散其

不附之心豈更密羅織之條失我之寬政以斷歸來之路

誠恐逃難中原者尚以為叛卒之瓜葛人徒知張元吳昊

之賊人為何防也不知野外大都之遭殺亦有機也臣敢

謂已誅者爲枉而謂法當慎其將來臣敢謂立防者可復而謂刑無濫于無辜且令關外十六萬兵民一聞此言譬脊不定臣與諸臣仰宣德威日在約束日在拊摩遂且怡然安輯伏乞

皇上酌察人心　勅所司調濟寬嚴無以遺民之在者而疎于防無以流民之可疑而苛于誅庶邊臣仰

天恩之浩蕩以安集仳離俯乘困迫之讐以殄殲醜類矣

先是灤縣獲解奸細諜逆張通心等逆人皆重足而立矣時論者言遼人必亂之勢以及解散之策若以遼丁太平日盡天下之金錢以奉遼故遼之人泥沙用之鮮衣美食怒馬挽強以爲常而絕不知稼穡之艱與節省之道今習氣已重牢不可囘不耕不織坐食梁黍富者難保其常餘而貧者已見無不足此遼人自處于難

之勢也不安一也遼人新集自屬流寓而東人之暴無數者往往怙民主著奏逼客于自遼于灤不相長也不安二也三韓之衆浙海之卒亦有近三萬民中自不無貧富自不無假貸而施者武弁求民未已是遼貧富與比不相安三也同是遼也又分文武所爲文如生員監生山人之類是也而其依諸兵槍遼左請託居間以攫富貴者今非昔比而若玆之貪婪無厭猶伏故斗大一灘煢煢僑居欲請託而無可請欲居間而無可居窮舌是非遼人則曰灤人欲甘心我也而灤人則口某某擁百萬將不利地方彼武弁者目不識丁行尸走肉外務饒于難託之鋒內不耳于難割之欲不安四也夫此四安猶逆謀未發以前之情形也而今何如哉計所解散之大縣百人小縣七十人隸之兩直山東河南之開任其情之所便官爲給引土農隨之勿以胥猾花詭苛求焉是在撫按有司加之意耳○○○○

吏部尚書趙南星請華乞恩乞選

時聽選諸人紛紛控訴皆言本以需次入京謂當即選而守候逾久上首之人逾多衣食之絕恐一官終不可

得而為異鄉之鬼悲哭嗚咽不忍見聞其人大抵出
員也流品猥雜巧猾多有臣等愚瞎既不能燭其
之弊乃所其公然殺法顯然亂政者而不敢問則
皇上之任使太甚甚矣我 國家仕宦外置吏員一途
戚部獻掌納銀充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札三事可
取者為一等二事可取 為二等且一考不已又再考
兩考不已又京考御史考不已又部堂考其關考不中
者又有降參斥退別中者入參先撥辦日積月累必俟
三考役滿然後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也至冠帶
後又宦游半年間 又省祭十五年或二十年到京又
守部半年或一年避謝者又有歷選復考時又分別考
中不中者日積月累必俟各項俱滿然後取次選除蓋
除選若斯之難也蓋豈非其人衆而弊多故險其途而
抑其進以防濫觴哉迨事例既開銓政已壞矣乃今又
鑿空出乞恩一例而 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
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事完而各衙門執與具 奏以
減免其當該省祭官兩考試者後遂有非軍非工非邊
而駕言三事者因又有軍工邊外私勞者因又有非吏
非典而經登其親抑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因又有不
奏而移咨原部者總名之乞恩不知此恩何謂而豈

朝廷之官，可謂臣子之私恩耶。且乞恩之職，又偏得丞
簿夫丞簿者　朝廷之八九品官也。如實歷則吏員正
八省祭考中者，始得丞，吏員正九品省祭考中，始得簿
即援例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
兩者始得簿。今既不實歷，又不援納，朝而白丁，夕而品
官，賞爵已為甚濫，而乞恩則為怪事矣。至于官有定行
行有定序，前後既紊，僥越何從，乃今又有空選一例，納
銀于庫，收選于部，不論年月，不論上下，首一有庫收可
得官，于是後者既空而前，前者遂歷而後，已歷又空，資者
何日出頭，次序一淆，吏弊百出，而　皇法益不可問矣
夫吏員無怪其乃明經正途，亦有空者，此其人理誠盡
而可使之也于民上哉。總之事例行則實歷三考滯之
恩行則援納與實歷併滯，空年行則收卯出序者亦滯
此貧窮守候者，所以窘而泣血也。臣等　請自今銓除
選俱用舊法，乞恩空選者，一槩停止。若夫已空之官，每
行每選十名，搭選二名，漸次消除，其別經空選者，不得
選為正官，大停止乞恩，不必再計理財者，部忠貧，何止
有空選之例，大各吏上糧，不問行頭，而裁齊以三十兩
非戶工例乎，各吏本行俱二等雜職，候選者遴而行與
上糧，則從九矣，州司上糧，則正九矣，府司上撥，則從八

矣道司止權則正八矣以無名之會逃視有品之丞盜不費天淵何止以三十兩銀遂令捐納而上也且納免轉考俱准上糧假令力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金以三十金准上糧石二年照力役乃上以十金免可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糧自上糧而上糧之銀數定照品級為多寡夫然後以上糧之所加穀定年之所減無損戶工之庫藏而不煩職部之選法論年可乎夫自遼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為籠括之術至竭遷而徒冗臣等以為不若追貪官之贓為便今世道衰頹上下蒙蔽貪戶甚多有一人而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骨軍餉民貧徹骨以此而省加派一便也民之怨此輩極矣貪此而激眾怒二便也士風吏治或由此而稍變三便也

杭州兵變

正月十七日夜陸生員家開宴張燈火起延燒有關許兩生與搶火各兵角鬬眾生員及市民遂入接待寺與把總為難而把總擧銃為號各兵雲集執生員而訴之抗嚴道將生員枷責鞭候以謝亂兵而九營兵心憤憤不平猶拆毀錢塘門外以北更樓十座矣有一營揚把總出示約束營兵不許與民爲難而各兵手撕本示并趕營懸

之高築開弓穀矢欲斃之而后快雨滸犁跪拜求之得
免今楊把總且華退矣似此亂象西湖一片地几同戰
場矣此即東之叛西南
之安奢也焉用此兵為哉

黔中善後之策此疏為要

貴州巡按侯恂按黔事竣敬陳奠安遐荒疏曰臣受
命按黔一載于茲固爰咨詢其于地方之利害悉知之矣
大都黔中受病根源千言萬語只是以貪之一字遂致軍
實日虧夷患日熾又若料理無人叢則不振譬之尫羸之
夫脾臟不充百病乘之復無良醫以為治療有立向待盡
耳日今蕩平可望夫固更新之會而不可不急為整頓矣
臣謹以地方利害開列上陳
一在添將領以裨戰守黔中土司跳梁苗賊生發兵裂之

[illegible]

餘殊費布置。如銅仁逼近紅苗，而三山諸苗又爲腹心之患，近窺總兵赴鎮省會，大肆猖獗，方今事勢未定，正須元戎彈壓，自宜永留貴陽，用壯全黔虎豹之勢，銅仁應設遊將一員，以爲保障。盤江最險，實爲盜藪，一巡檢司不足有無，應設勁兵，建六營于上下，選材官二員，加以守備職銜，督兵巡緝，鎮黔血脉可常通矣。洪邊十二馬頭，西接安酋水西陸廣之地，東通烏江遵義板角，綿亘數百里，在省會傑懷間，安酋遺孽，尚有潛滋，此應設守備一員，責以控制而佽此，此皆腹心爪牙之不可缺者也。

增兵餉

一在加兵餉以資防禦。黔中兵力單弱，雖有營哨，餉多虧

額兵亦虛伍至于撫鎮暨諸叅將守備額兵合之僅三千餘耳凡有賜勦借力土司是以土司熖張卒至決裂不可收拾故足兵者今日之要務也大約撫鎮各須兵三千叅將各須兵六百守備各須兵三百緩急始克有濟而吃緊地方如黃叅清平等處尤必添設營哨之兵庶可制伏苗患舊兵例支協濟矣新兵餉安出乎惟有乞留楚餉數萬每年按季解黔乃不若于呼庚耳或謂　國用方詘豈能常割楚餉以供黔不知黔中開　國以來幾番大征每一舉事動費數百萬而生靈殺戮之慘且不忍言何如未雨綢繆建威銷萌長享無事之福所省更多也

一在核田畝以定賦額。縣中在萬山間，谿壑高低並皆墾作。其田大約有三：一曰軍衛屯田，一曰有司民田，一曰土司夷田。初制犬牙相錯，三項互涸，先年曾經清丈，而事久弊生。私項暗投之蘇莫除也，繼絕蕪熟之蹤莫察也，影射飛詭之害莫禁也，吞併丟壓之實莫發也，法有遺奸，也有遺利，所從來也。況近洪邊、龍里等處新經勘定，而省令安順等處戶口流亡，濟歷半是無主，不可不一開者，莫若及今亟作一番開拓，遂一清丈。某係屯地，某係民田，某係夷田，查其各原納差糧若干，酌議攤派。土司忠順者各管原土，叛逆者悉歸版圖，原未派定差糧，照例起科，即有磽确

絕斷人煙者，並當逐寨逐莊查造入冊，中有鄉紳富豪，冒占者，亦必造入冊籍，差糧有稽，一洗得田拋糧之積習，其無主民田，應入官者，相應責成府州縣設法招徠開墾，又拋荒者，量行蠲租，而軍衛節年凋殘，屯堡更多衰旺，相應責成管屯衛官，督令五所徧給屯軍排種，用抵餉額之乏，如此力行，其利無方，何憚而不為乎，然必專委一道臣領之，始有實效，邇事告罷，分巡新鎮道無所事事，合無加以專勑，俾其悉心料理，巡行阡陌，一切查勘勸課之事，着實舉行，至于清丈屯田民田夷田，各造魚鱗弓口差糧冊籍，一報部奏繳，一貯布都二司，一貯府衛州縣，互相覺考，永

禁兌扣

永無虞欺汲可也。

一在禁兌扣以圖弊政縣中諸項應支錢糧一切累千兌扣積猾盤據谿壑如洗即如驛遞馬館例係條鞭縣司如領征完起解該府轉解供應此一定之例也方今積弊相沿卒係奸猾包攬承走印領一張執至領征縣司撥出納戶腑通催差吏皂逐戶秤收加耗需索物逓折算之害不可勝言愚民飲痛產蕩家傾一遇風火更肆裝累此馬價害也而供館銀兩該驛官吏冒破開銷剋害鄉民加征過倍此館銀害也若衛所站舖營哨官軍俸糧有就近供動餘剩遞馬糧米而遇過期仍赴布政司支恊濟者有已供動

餉買馬本銀兩而正關一出竟不扣還官者有衙役豪右

同六和買軍器私自兌扣者有官吏師生廩支屯科秋

糧而私自下鄉通同納戶折兌者甚至貪弁奸吏侵隱入

己藉口拋荒或口田被苗占或口小民拖逋長此安窮也

今宜嚴禁前弊勒石為令凡每歲出入錢糧毫厘俱要征

解在官貯收倉庫依時起解道府查核支給毋容積猾收

領仍前兌扣和買科收小民犯者從重究處庶積弊肅清

而瘵痍可起矣

增佐令

一在增佐令以藉分理黔中荒服也居諸夷穴內設官多

不備員亦以供廩之不繼而物力詘也惟是安順一府乃

通滇要區黔藩咽喉先年止以一備兵統安貢等府州六衛嗣後改州爲府而首邑缺如用是而堡寨各司紛紛助逆內應陷城總之文臣少而土官多故不能制也今應以西堡等處各叛司及原十三板地方并各司吏目除去進一縣于附廓令尉供廩之費一取沒入叛田給各官額俸是無增官之擾而得設官之利也壩陽在粵西諸夷界限過定廣谷隘見設守備仍應添註一安順通判以爲駐防行伍既得稽核民情亦便調戢自威清至平壩亦甚遼濶界首蘆荻等處莫非要害自應以安順府推官駐鎮平壩左控壩陽右帶安順互爲犄角庶衛弁土酋知儆而管

哨騶遞，并藉以整頓。此士衛興革之要著也。

一在酌升除以勵官方。黔中缺官廢事則以官黔者相率畏足也。當事緦緦不勝蒿目。于是有超遷之議，有邊俸之議。可謂多方鼓舞矣，而人終不樂就者何也。事勢搶攘，俸薪匱乏，且也一入金筑，便同投荒。蠻烟瘴雨，幾成永錮。其有剔歷十年，勞深望著，不得遷轉者，則亦何苦而頓足窮徼哉。今莫如酌之二年、三年之例，其治行可觀者，即為更置善地，有人地相宜為撫按題留者，聽之。至于黔南天末萬里，鳥道崎嶇。既而動廻車之想，而瘴癘嵐氛，景味絕惡乍居其土，無不病者。此亦宦遊一種苦趣。臣前　疏議日

川滇楚粵之人以其壤地相接不難于趣裝而風氣相近亦便于服官也是在當事之留意耳俟
聖裁

刑科沈惟炳時事百無一恃疏曰臣還署後應有入告之章以廣
聖聽而章滿公車幾無剩語即
皇上未必盡行其言而言已盡矣第一年來東北之烽警未傳西南之兵氣略振便以爲太平無事作燕雀處堂之安而一旦黔禍再張撫臣被虜風霾地震黯黯三精天道恒暘月食再告而又值

聖躬違豫靜拱幾朝則人心皇皇遂不無愛君憂國之臣壓于中而不釋者夫以

皇上孑然孤立於上而 內廷無可恃也諸臣怠緩悅從於下而外廷無可恃也戎事僥倖相蒙於各邊而長城無可恃也百姓剜肉醫瘡于蔀屋而邦本無可恃也微天之幸

祖宗之靈

皇上如天之福以幸一日抱火厝薪之安諸臣乃得以功名富貴粧點盛世之景象萬一奴不悔禍虜且敗盟不知此時家居何恃以無恐則 君臣交儆轉念微桑尚可不

爲汲汲也哉。如節起居。省侍御。約恩賞。親正人。還逐臣。
簡名頑。停内操。慎中旨諸事。此皆諸臣所已言
宸聽所習聽。堯舜之君。必有次第采納之日。斷不至以
規爲瑱所慮者主聖臣直之盛事或撓亂於在旁時弋
亦獲之苦衷或擠落於敗類陰魔有伏莽之戎陽德受駁
褋之累至如諸臣各勤其職共白乃心以對
聖明之主則有心者應知自效無俟職瑣瑣條陳矣。
廕魏忠賢弟任一人錦衣百戶賜銀幣鈔勑

以獲偽造印劄通同賣官項君錫英守福等并前後拜
拿開礦盜換鞘銀屢除奸弊故也不知擅權作威之漸
已釀于此矣御史宋禎漢隨上疏言爵廕不宜輕畀有
以哉說者曰于此可以觀賞爵之失宜矣逆璫除姦鋤奸

擅勢方張附以不測誣人巧於以秘口寔知幾早者孰可附焉卸禍公道何孫而明具心何存而忧國公不違惟倖一疏再疏既逆爲劃李矣而必訓姜與擅戚之心實何擅增之事孰從執

之功、與梁侍御獲奸細劉保之功孰大、而此輙得爵廕
彼不過在尋常遷叙流轉、人心何自而平耶、

應天巡撫周起元參曰、蘇松袍段四十萬分爲十八運按運支銀原編正額止有此數、同知楊姜奉法急公、並未擅減、乃李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饒辣手、講屬吏之禮罰府官之俸、開容訪之門捉民機爲匠人甚苦之、又背違成憲侵漁歲改擅增袍船鎮徽寧廣各府向無貂璫之跡、一旦添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但係隨絡繹馹遞怨咨萬一奸民搆出事端、誠恐禍生不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爲有司存累年之規、而深爲地方防意外之隱患、近來數郡中攫取已收去銀鉅萬、並未聞一毫緩解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

不敢是
了然而
已如此
怫千古
芸

下地方不止冊計而明矣、且太安池等府四司料銀　陵工、
興惠桂府第、及買銅鑄錢等事、坐給于此、皆累奉有
明旨、實圖兼併、俠有司盡停諸項急需、不敢起解、是實以
一歲改而妨　國家一切公務者也。　袍船、每歲八隻、
神宗已裁定、著爲例、劉呂兩監行之久矣、今忽增造二隻、
歲歲要加派、脩造之費、馴馴要設處、夫廩之費、李實不過
得奸猾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擾不顧也、萬里
挽曳之苦不恤也、淅關剛萬千之稅不念也、大凡管織造
之官、多勸
皇上奢侈、少勸

貴望良臣如不悟何哉

緣驛去純與虽大同之是直心……道

皇上節約、臣何敢以盛德事望寶、但望其照舊例循行、不至格外作耗足矣、倪七良言固寵之術、必使人主廣侈其耳目、而後我輩可以得志、呂強每事直諫、力求先裁一切之虛用、實有覷于此兩人者何居、則所謂不敬莫大乎是、

伏乞

皇上嚴諭李寶、歲改袍船、但令照舊、勿聽宵人撥置、恣意更張、此江南之大幸、

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雖已飄然遠引、并爲

聖世逸民、更當諭其無擅減之罪、曲賜輕處、則職言見采、

地方蒙庥、雖加三譴、臣有餘榮矣、

娶心泄血覺駐門之苯猶有大錯

御史李應升縷訴民隱請實行寬恤疏曰臣觀今之議者
但知急則用而不暇恙民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內地
方加派之始在在重額取盈即不毛之土求捐絲毛司農
堅不肯應又欲急民貧賊乘其隙川黔滇齊相繼而告變
所在題留分給捐天下之半而又益以太倉之轉輸矣其
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得之不償所失也今四
海之中稍留寧宗以供數百軍萬儲者九州一系之全在
東南半壁而使東南有事即欲開轉漕之粟豈可得哉故
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之憔悴極
矣與利而未必可與不如凡與之除害征役繁重奸胥欺

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逋家竊訪。株連誣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産。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畝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排。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而比。八害也。白丁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 國家設預備倉以爲民。今僉糧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郡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汎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鄉兵召募之說。則乘邪盡化斬木。二反也。役狀抵獄而攀指平民以完贓。預放工食。而搜征民欠以抵解。三反也。懲

貪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察吏怙終而仍予州縣卑其毋四反也詔旨停閣而丞尉硃票如飛訟師橫行而商院十詞九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未有已時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者清理毋使貪墨長氣塌冗推諉而貧民嗷嗷日在水火之中以傷

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不敢言而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久併征之害夫人日有百斤之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併負之則立見其仆民方剜肉醫瘡完天啟見征之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

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免參罰然
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追擾州縣滑吏喜于誅求營幹
司府徵兵一撟行催即紛然出示僉差每牌賞錢數貫虎
狼叫出雞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故蘇軾
謂拖欠之民為縣胥食邑戶哀怨之氣上通于天大江南
北諸省通所所在以地震告盜賊既作水旱隨之復有餘
鴻傳索則生鬼八舍陳排相之徒一呼而起實可寒心
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不見實利年年搭帳
終無完期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
人心有不鼓舞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

而收實利無過于此又近年吏部申飭考察署官不許征
秋可謂曲體民瘼第計吏往返少亦四月察處留部更爲
遲遍且三冬收獲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之交荒
月誰能應乎今四方多事議可從權必查州縣正官官評
無玷俸未及期者悉留免　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前
營營于行李餽送之費既可資地方之撫術亦可省長安
之耆帥豈非安民之切務哉惟望
聖明採擇實見實行不以猥瑣弃之民生幸甚